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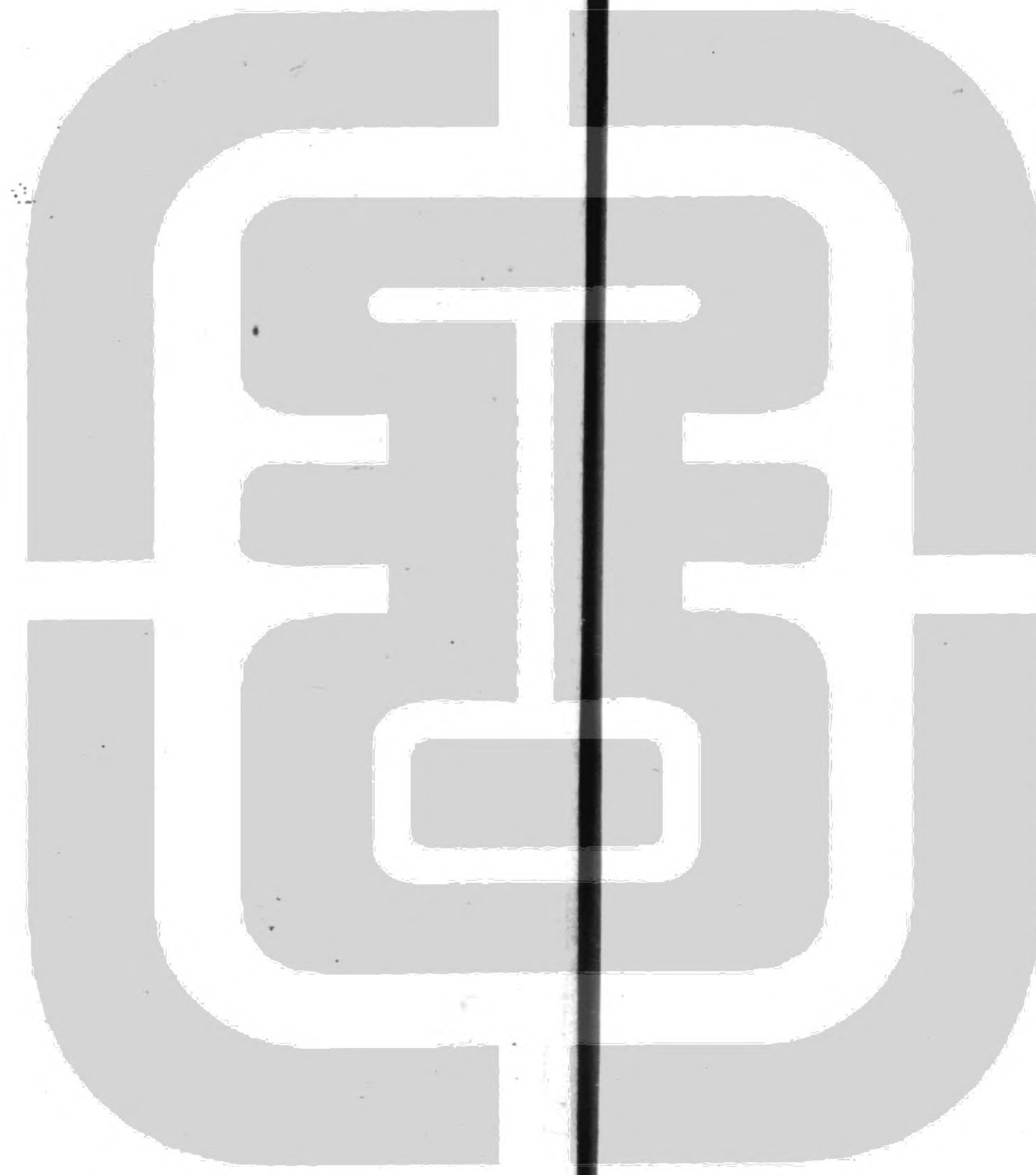


舊金...
不道...
新...
子...

士礼居藏

康駢劇談錄 上下卷

劇談錄全



劇談錄序

將仕郎崇文館校書郎康

駢述

駢咸通中始隨鄉以薄伎貢於春官爰及竊名殆將一紀其間退黜羈寓
旅乎秦甸洛師新見異聞常思紀述或得史官殘事聚於竹素之間進
趨不遑未暇編綴及寇犯天邑挈婦歸漁樵屬江表亂離巨逸都盡景福乾
寧之際耦耕於池陽山中閉閣雲林罕值三益而又環堵之內關於墳典思
欲叙他日之遊談迹先王之軌範不可得矣然則平昔之道本於爲文
既未能立匡世之功名又安得捨窮愁之翰墨因想時經喪亂代隔中興
人事變更邈同千載寂寥湮沒知者漸稀是以耘耨之餘粗成前志所記
亦多遺漏非詳悉者不復叙焉分為二編目之曰劇談錄文義既拙復無雕

麗之詞亦觀小說諸家聊以傳諸好事者乾寧二年己月池洲黃老
山白社序

臨安府道人書籍鋪刊行

劇談錄目

卷上

宣宗夜召翰林學士

王鮪活崔相國歌妓

渾令公李司徒藝雲梯

李鄴侯救崔進芝

龍待詔相笏

丁重相
駙馬附

表相雪換金縣令

裴晉公天津橋過老人

王侍忠題詩

劉平見安祿山魑魅

伊闕縣御史灘

潘將失珠

續坤蹶馬

孟才人善歌

郭鄆見窮鬼

狄惟謙請雨

道流相夏侯譙公



華山龍移秋

田鵬郎偷玉梳

洛中大水

李朱崖識白令公

卷下

劉國相宅

李相國宅附

慈恩寺牡丹

管萬敵遇怪士

張季弘逢惡新婦

玉葉院真人降

宰相布施

崔道樞食井魚

洛中豪士

鳳翔府舉兵討賊

老君廟畫

白傅乘舟

嚴史君遇終南隱者

韋顥負鳴

命相日雨雹

李生見神物遺酒

說方士

廣謫仙怨詞

舍元殿

曲江附

貞身

元相謂李賀

劇談錄卷上



將仕郎崇文館校書郎康

駢

述



宣宗夜召翰林學士

宣宗皇帝聖政欽明光宅天下常欲刑清俗富有宵衣旰食之懷不
 席珍賢每如不及令孤相國自吳興郡守授司董郎中未居內署初與
 學士侯對便以為有宰輔之才一夕於禁林寓直苟有中使來召行而
 餘步至於便殿遣內人秉燭候之於御榻之前上自宣令坐問卿來從
 江表見彼中此庶安否庶察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
 大九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良弼賢佐循來竊窺朝廷皆未覩
 其忠赤相國降階俯伏曰聖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絕為翰林學

士所織者朕之絲綸向來之言本不相及既不復宣令坐俾御以王抃斟酒
賜之有小案置於御床案上有書兩卷指謂相國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
披尋史籍此讀者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尚書大禹謨後問卿曾讀
金鏡否對曰文皇帝所著之書有理國理身之要披閱諷誦不離啓上曰
卿試舉其要相國跪於御前抗聲而誦至亂未嘗不任不肖理未
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
曰朕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後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則是
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為首相公抃舞而稱曰先臣父嘗言金鏡垂裕
可為萬古格言自非聰明文思無以探其壺奧况堯舜禹湯之道在
典謨訓誥之間陛下不以黃屋為尊每觀之於夙夜將欲賢舉善

使庶績咸熙如此則功冠百王事超三五矣上曰曩者仰卿材器今日觀
卿詞學臨軒紆立久之謂中使曰持燭送學士歸院及還禁林夜
漏將半咸以近臣殆無其比繇是注意益深居歲餘遂為宰相自
郡守至於台鉉首尾纒經二載嘗自郊壇迴渭南尉趙蝦上詩云鸚
在卿雲冰在壺代天材業奉許謨榮同伊陟傳朱戶秀比王商入
畫圖昨夜星辰迴劍履前年風月滿江湖不知機務特多暇猶許
詩家屬和無

議曰凡懷材抱器有時而通非得苟容雖過不顯向使明主有任
賢之意近臣無專對之能徒彰長進之譏方病退慙之說殊恩
厚渥豈及於身是以君勵志飭躬以遭逢之運良有旨哉

劉平見安祿山魑魅

咸通中有五經博士盧罕得神仙保安之道自言生於隋代宿德朝士皆云見於童幼奕世奉言之不窮年壽云安史隱之亂隱於中南山其後或出或處先是令狐相公諭以柱下漆園之事稍從宦於京師常話處士劉平執有脩道天寶中居徐魯間尤善吐納之術能夜中視物不假燈燭安祿山在范陽厚幣致於門下平見祿山左右常有鬼物數十殊形詭狀持鑪執蓋以為導從平心異之謂祿山必為人傑及祿山朝覲與平俱至鞏下行至華陰縣值葉天師投龍於西嶽平見青衣童子承虛而至所衛祿山魑魅皆奕鑪投蓋狼狽而走平因見祿山為邪物所輔必不以正道克終及祿山却歸范陽遂逃入華山而隱

王鮪活崔相國公歌妓

鳳翔少尹王鮪

侍郎疑之叔也

年四十五與童兒戲於果園竹林下見二枯首為

糞壤所浚乃令小僕擇淨地瘞之祭以酒饌其後數夕陰晦忽聞窓外窸窣有聲良久問之曰某等受即君深恩免在蒸穢未知所酬耶願以驅策通後凡有吉凶先兆疇蠻必來潛報此數年遂與靈物通徹崔相國_珙為度支使雅知於鮪一夕留飲家釀酒酣稍歡云有小妓善歌得於親友因令左右召之良久不至相國俄自歸內見理妝纔罷忽病心痛請飲湯而出相國恠而問之云適見一人著短後緋袍拖控馬而去語未畢忽家僕遽報中惡救之不及矣相國悲惋不已鮪密言有一事或可救之然須得白牛頭及酒一斛乃召左右試令求覓有度支

所由幹事者徑詣東市內行以善價取之將牛而至鮪令扶策歌者
署於淨室榻前以土盆盛酒橫板用安牛頭設席焚香密封其戶且戒
曰專伺之曉鼓一動聞牛吼當及開戶可以活矣鮪既去久而無聲禁
鼓忽鳴果聞牛吼開戶視之歌者微喘盆中斛酒悉乾牛目怒出於
外數日之後方述前事云其夕治妝既畢有人促召出門乘馬行約數
里見有室宇華麗其間列筵張樂四座皆朱紫少年見歌者至大喜
致於妓中歡笑方洽忽聞人大叫聲震連廡坐中皆失色相視效樂
俱罷俄見牛頭人長丈餘執戟徑趨而入無不狼俱而走唯歌者在焉
牛頭者引於堦前背負而出纒數十步忽覺卧於室內適後相國詢
其由鮪終不言盡其事

御史灘

河南府伊闕縣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即水中先有小灘漲出石礫金沙
澄徹可愛牛相國為縣尉一旦忽報灘出翌日宰邑者與同僚列筵
於亭上觀之因召耆宿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臺之
命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雙鷄鵝立前後居人以此為則相國潛遣
揣縣僚無出於己因舉杯祝曰既能有灘何惜雙鷄鵝宴未終俄
有飛下不旬日拜西臺監察御史

渾令公李西平藝朱泚雲梯

朱泚之亂德宗皇帝車駕出幸奉天是時沿邊藩鎮皆已舉兵扈
蹕泚自率兇渠直至城下有西明寺僧陷在賊中性甚機巧教泚造攻城

雲梯其高九十餘尺上施板屋樓櫓可以下瞰城中渾中令李司徒奏曰賊鋒既盛雲梯又壯若縱之城恐不能禦及其尚遠請以銳兵挫之遂率王師五千列陣而出于將東蘊居後約戰酣而燎風勢不便火不能舉二公酌酒抗詞拜空而祝天道助順至聖感神泚賊苞藏禍心竊弄凶器以狂孽來犯乘輿今衆擁脇君將逼城壘城等誓輸忠節志殄妖氛若社稷再興威靈未泯當使雲梯就焚逆黨冰消於是詞情慷慨人百其勇俄而風勢遽迴鼓譟而進火烈賊駭煙埃漲天梯燼卒奔賊遂退衎德宗皇帝御樓以觀中外咸稱萬歲及剋復京國二公勲績為首寵錫茅土銘鏤鐘鼎匡扶社稷始終一致其後李司徒有子四人皆分部節制忠烈榮耀于今也

李司徒嘗於左廣効職久未遷昇聞桑道茂善相人賈一足凌晨往時道茂傾信者甚衆造謁多不見之聞李公在門親自迎接施設有醴情意甚專既而問之謂曰他日建三勲庸貴盛無比或事權在手當以命性為託李公莫測其由但慙唯而已請迴所貶兼換李公所著汗衫子仍請於襟上書名云他日見此相憶及泚之叛道茂陷在賊迹既剋復京師亂者悉皆就戮李公受命斬決道茂將就刑請致分雪之詞遂以汗衫為請李公奏以非罪遂原令之

潘將軍失珠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

忘其名時人呼為潘鵲碑也

漢間常乘舟射利

因泊江壩有僧乞食留之數日盡心檀施僧為潘曰觀爾形質器
度與衆賈不同至於妻孥已來皆享巨福因以玉念珠一串晉贈
云寶之不但通財後亦有官祿既而遷貿數年歲鏹巨萬遂均
陶朱其後職居左廣列第京師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
之於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啓囊已忘失珠矣然
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為其家將破之
兆有主藏者嘗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已來因密語其
事超曰異哉此非攘竊之盜也其試為尋之未之^知果得否超他
日因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新霽有三鬟女子年可七八歲衣裳
藍縷穿木屐後立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
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異焉及罷隨之而行止於勝業坊北
門短曲有母同居蓋以紉針為業超異時因以他事熟之遂為
甥然居室甚貧與世同臥土榻烟爨不動者往往經于累日設有
差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進搗子恩賜宰臣外京輦未有
此物客以一牧贈超云有人從內中出而稟性剛決超意甚疑之如此往
來周歲矣超一旦携酒食往與之後容徐謂超曰舅有深誠欲告外
甥未知如何女曰每感重恩恨無所答若力^有可施必能赴湯蹈火超
曰潘將軍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女子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
不甚密藏又曰甥可尋覓厚備繒絲薦之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
與朋儕為戲終却還與因循未暇舅來日詰旦於慈恩寺塔院相

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起如期而往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女子先在謂起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去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起曰歛然携珠而下謂起曰便可將還勿以財錦為意起竟詣潘具述其事因以金玉贈錦容為之贈明日訪之已空空室矣

馮緘給事常聞京師多任俠之徒及為尹密詢左右引起具述前事訪潘將軍所說與起符同

李鄴侯救竇進芝

竇真應中負外郎竇進芝分司洛邑常敬事卜者胡盧生每言言凶無不中如此者如此往未甚頻長幼莫不傾蓋一旦凌晨入門頗

甚嗟惋進芝問之良久乃言君家大福將成舉族恐無遺類即未在必久所期亦甚遠既而舉家涕泣請問求生之路云非遇黃中君鬼谷子不可相救然黃忠君造次難見但見鬼谷子當無患矣具述形貌服飾

仍約決旬求之於是竇與兄弟群從泊妻子奴僕曉夕求訪於洛下時李鄴侯有內艱居于河清縣因省覲親友策蹇驢入洛至中橋南遇大尹避道乘驢忽驚逸而走徑入進芝所居與僕者共造其門值進芝車馬羅列將出忽見鄴侯驚眙而退俄有人出來云此是分司竇負外宅所失驢收在馬廐請客入座負外當願脩謁如此者數四鄴侯不護已就其廳事進芝既出降階而拜正接殷動遂至信宿至如妻奴孺稚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

贈送殊厚但云貴達之辰願以一家為託鄴侯居于清河信宿房
午於道及朱泚構逆進芝方慮察陝服車駕出幸奉天遂陷於
賊達及鑾輿返正德宗首命誅之鄴侯自南嶽微回至行在便為
宰相因第臣僚罪狀遂請進芝減死聖意不解云卿以為寧王鑿
親手連芳姊為寧王妃以此論之猶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活否卿但言
於是具以前事上聞由是特原其罪鄴侯始奏上密使中官夜乘
傳陝州問之實奏其罪事德宗曰曩言黃中君蓋指於朕未知
呼卿為鬼谷子何也或云李相先代靈城在清谷前濁谷後恐以此言之

續坤蹶馬

咸通乾符中京師醫者續蹶坤

坤官為都水使者

頗得秦和之術評脈

知吉凶休咎至於得失時日皆可預言

古者善醫問道多矣述其前事不過視微高自意解分劑未聞手平診脈侯見於

善後之能也

適有燕中奏事大將暴得風疾衆醫無不瘵之求不瘵昇疾請

坤投藥數服而愈所需金帛甚多仍以邊馬一匹留贈馬之骨
相甚奇然步驟多蹶雖制以御勒加之鞭策而蹶歎段之性竟
莫能改坤以浪費蕩粟託人以賤價賣之求駿者終試遂復
如初累月不售隣伍間有王生貿易於中貴門頗甚貧窶忽詣坤
云有青州監軍將發須鞍馬以備行李亦知馳騁非駿但欲致
於牽控之間坤直以無用之畜付焉亦約鬻馬之價王生經旬不至
謂其脫畧亡逸一旦復來且輸十萬坤既獲善價因以十千遺之俄
見王生易衣裝置僕馬至於奴婢妻子服飾皆鮮潔或曰王生賣

馬金帛繡資幾三四百萬坤甚驚試詢其事王生初不備說坤曰其以無用之畜獲價頗多但驚駑劣之材何以至此乃云初教馬於青社監軍舉足如有羈絆及將還途遇小馬坊中使用遣留試信宿而往不復見焉密詢左右云數日前魏博曾進一馬毛骨大小與此正同聖人常乘打毬駿異未有其偶特到日方遣謂習步驟榮轉如風今則進御數朝所賜之物甚厚王生因大索其價遂以四十萬鬻之是以物之逢時亦有宜數不遇其主則駑驥莫分乃知轉莘野等傳若未遇良途奚異於此

龍侍詔相笏

丁重相子駙馬附

開城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聲揣骨每言休咎無不中此有

象簡竹笏以手於之必知官祿年壽宋神初補闕有盛名於世搢紳之士靡不傾屬屈指期於貴達時永樂蕭相亦居諫署同日詣之授以持竹笏復本執蕭相笏良久置於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補闕笏曰長官笏宋聞之不樂相國曰無憑之言空介意經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朱崖方秉鈞軸威震朝野未見問事於立間談互有諧謔頃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猶未已朱崖目之迴謂左右曰宋補闕笑其何事聞之者莫不寒心股慄未旬日出為河清縣令歲餘遂終所任其後蕭相揚歷清途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非久乃居廊廟俱如復本之言

自咸通乾符已來京國宰相者殊多言事適中者甚少愚之所識處士丁重善於相人吉凶屢有驗于都尉方判鹽鐵頻有宰弼之耗時路相國秉鈞持權與之不叶一旦重在新昌私第值于公適至路曰某與之賓朋處士密箔細看此人終作宰相不備陳飲饌留連數刻既去問之曰所見何如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內路公咲曰見是帝王家親復作鹽鐵使爾重重曰不然請問之時恩澤何如宣宗朝鄭都尉相國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鄭為宦宣宗注意久之敬竟不為相豈將人事可以料其酌熟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觀其骨狀者真為貴者其次儀風秀整禮貌謹揖如百斛巨器所貯尚空其半安安使不受益於祿位哉苟逾月不居廊廟某無復敢致門下路曰處士可謂弘遠矣其後決旬果登台鉅路相國每見朝夫為稱賞由茲聲動京邑車馬造門者甚衆凡有所說其言皆驗後居終南山好事者亦至其所

孟才人

孟才人善歌有寵於武宗皇帝嬪御之中莫與為比一旦龍體不豫召而問曰我若不謹諱汝將何之對曰以微眇之身受君王之寵若陛下萬歲之後無復生焉是日俾於御榻前歌河滿子一曲聲調悽切聞者莫不涕零及宮中晏駕哀慟數日而殞禁掖近臣以棺殯於殿側山陵之際梓宮重莫與識者曰得非侯才乎

於是輿觀以殉遂定于端陵之側是歲攻文之士或為賦題或為詩目以為馮媛班姬無以過也所知者張祐有詩云偶因清唱詠歌頻奏入宮中二十春却為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吊孟才人

表相雪換金縣令

李沂公鎮鳳翔有屬邑編氓因耨田得馬蹄金一筓

注漢書武帝詔云往

者東岳見金有白麟神馬之瑞宜以黃金鑄麟狀以叶瑞應蓋鑄金象馬蹄之狀其後民間効之

里民送於縣署訟牒將至府

連宰邑者喜於獲寶欲以自為殊績慮公藏主守不嚴因使置於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則皆為土塊矣金筓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為變更靡不驚駭以狀聞於府主議者僉云奸計換之遂遣理曹掾與軍吏數人就鞠案

其事獲金之社咸共證焉宰邑者眾為所擠推沮莫能自白既而詬辱滋甚遂以為易金伏罪詞疑且存未窮隱用之所遂令拘繫僕隸脅以刑辟或云藏於糞壤或云投於水中紛紜枉撓結成獄具備以詞案上問沂公覽之愈怒俄而因有逆序停柩語及斯事列坐賓客咸共驚嘆嘆或云效齊人之擢或云有揚震之癖談笑移時以為肱篋穿窬無足訝也特表相公滋亦在幕中俛首畧無詞對李公目之數四曰宰邑非判官親懿乎表相曰與之無素李曰聞彼之罪何不樂之甚表相曰某疑此事未了更請相國詳之沂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若言未了當別有見非判官莫喚探情偽表相曰諾因俾移獄府中案問乃令

閱篋間得三十五塊詰其初獲者即本質在焉遂於列肆索
金鎔寫與塊形相等既成始拜其半已及三百斤矣詢其負擔人
二農工詎中昇至縣境計其負金大數非二人以竹擔可舉明其
即路之時金已化為土矣於是群情大豁宰邑者遂獲清雪所
歎伏無已每言才智不如其後履歷清途至德宗朝皆為宰相
愚嘗聞金寶藏於土偶見者或變其質東都郭化坊有麟
迹見於興慶觀殿宇悉以百額毀咸通中宰相國丹令營造
基址間得巨篋皆貯白金理才者與工匠三十人盡懼為官所取
乃輦木梯蓋之以候昏黑及夜各以衣物苞裹暴而歸明日開
之如堅土削成鉞所說與此同正

郭鄴見窮鬼

通事舍人郭鄴罷櫟陽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輦委困方甚時
嚮間常有二物狀如猿獍衣以青衣碧衣出入寢興無不相逐凡欲
舉意求索必謂與鄴俱往造之間如礙如棘匪惟干祿不遂方
且病於寒餒親友見之俱為憊隙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如山林如
此數年竟莫能絕一夕處於淨室忽來告別云某等承君厄運
不相離者久焉今則候曉而行無復至矣鄴既喜其去遂詢所
之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耳今之所詣乃勝業坊王氏其家
大積金帛將往散之不久當竭鄴復問云彼之聚斂豐盈何以
遽令散去云先得計於安品子其餘冰銷霧散而曉鐘忽鳴遂

失所在尋既興盥漱便覺愁憤開話是日談詣親友無不改觀
相接未涉旬於政事堂見宰相自白遂除通事舍人郭有表弟張
生者為金吾衛佐交遊皆豪俠少年騁駿好奇聞之未甚為信知
勝業坊王氏於左廣列職其後任伺之王氏潤屋之買幾牀倚榻
然為惟儉約所費未嘗過分家有姬僕聲樂其間端麗
者至多外之炫服治容造次莫迴其意一旦與賓朋驟過鳴珂
曲有婦人靚粧立於門首王氏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
命酒開筵為歡頗甚時張生預其末客訪於左右即安品子善
歌是日歌數曲王氏悉以金帛贈之衆皆訝其廣賞自此輿輦資貨且輸其間每
輒洽酒酣略無所怯錄是治生業漸屬他門未經數年遂至貧匱

裴晉公天津橋遇老人

裴晉公度微時窮寓洛中常乘寒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
不逞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傍橋柱而立語云蔡州兵日久徵發其
困於人未知何時得平定忽覩裴公驚愕而退有僕者携書
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將
既歸僕者具述其事裴公曰見我龍鐘相戲爾其秋東府
鄉薦明年登第及秉鈞銜朝廷議授吳元濟節鉞既而延英候
對憲皇帝以問宰臣裴公奏曰奸臣跋扈四十餘年聖朝姑務含
容蓋慮動傷一境不聞歸心効順乃坐據一方若以旄鉞授之翻
恐恣其兇逆以陛下聰明神武藩鎮皆願勤王臣請一詔追兵

可以平蕩妖孽於是命晉公為淮西節度使興師致討時陳許
汴滑三師先於偃城縣屯軍晉公統精兵甲五萬會之受律鼓
行而進直造蔡州城下纔兩月擒賊以獻淮西遂平後入朝居
廊廟六拜正司徒為侍郎中書令儒風武德振耀古今伯晉守
洛師每話天津橋老人之事

狄惟謙請雨

會昌中北都晉陽縣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守官清恪有蒲密
之政撫綏勤卹不畏強禦屬州境亢陽涉歷春夏數百里水
泉農畝無不耗數枯竭禱於晉祠者數旬略無陰暘之兆時
有郭天師者本并土女巫少攻符術多行馭勝之道有監軍使

將至京師因緣中貴出入宮掖其後軍牒告歸遂以天師為號既
而亢旱滋甚閭境莫知所為僉言曰若得天師一到晉祠則災
旱不足憂矣惟謙請於主師主師難之惟謙曰災厲流行
毗庶焦灼若非天師一救萬性恐無聊生於是主師親自為
請巫者唯而許之惟謙乃車輿列幡蓋迎於私室躬為
控馬既至祠所盛設供帳豐潔飲饌自旦及昏罄拆
於堦連之下如此者翌日語惟謙曰我為爾飛符于上
界請雨已奉上帝之命必在虔懇至城三日雨當足矣歸
是四郊士庶奔走雲集三夕于茲曾不降雨又曰此土災
沴所興亦由縣令無德我為尔再上天請七日方合有

雨惟謙引罪於己奉之愈恭俄而又及所期略無雷霍郭
乃驟索馬入州宅惟謙拜留曰天師已為萬性此來更乞至心祈禱
於是勃然而怒罵曰庸瑣官人不知道理天時未肯下雨留我
將復奚為惟謙謝曰非敢更煩天師候明旦排比相送耳於是
惟謙宿誠左右曰我為巫者其所辱豈可復言為官明旦別
有指揮汝等或須相稟是非好惡縣令當之及曉祠門未開
郭已嚴飾歸騎常供設有醴一魚所施坐於皇堂大恣呵責惟
謙曰左道女巫妖惑日久當須斃在茲日焉敢言歸比左右坐於神
前鞭背三千投於潭水祠後有山高萬千丈遽令設席焚香從
吏悉皆放還簪笏立於其上於是圍縣嚴愕云長官打死天

師馳走者紛紜觀者如堵是時災旱累月礫石流金情空萬里略無
纖翳祠上忽有片雲如車蓋俄頃漸高先復惟謙立所四郊雲物
隨之而合雷震教聲甘澤大澍焦原赤野無不滋潤於是士庶數千
自山頂擁惟謙而下州將以杖敬巫者初亦怒之既而精誠有感深加
加嘆異與監軍發表上聞俄有詔書褒獎賜錢五十萬寵賜
章服為絳隄二州刺史所理咸有正聲

勅書云狄惟謙劇邑良才忠臣華胃觀此天厲將禱下民當請
禱於晉祠類投巫於鄴縣曝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
之幽雲注同翦爪遂使早風潛息甘澤施流是天心猶鑒於克誠
余志豈忘於褒善特頒殊綬緩俾耀同章勿替令名更紹殊績

王侍中題詩

王侍中智興武略英奇初授徐方節制雄才磊落有命世間生之奪
幕府既開所辟皆是儒者一旦從事於使院會飲與從容賦詩頃之建
於生公乃召護軍俱至從事乃屏去翰墨且以盃盤迎接良名問
之曰適聞判官與諸賢作詩何得見某而罷遽令却取筆視後
以綵牋數十幅散於座眾賓相顧遲疑將候行觴舉樂復曰本來
欲觀製作非以飲酒為意時小吏亦以牋翰置於王公之前從事禮為
揖王公日前某以韶略發迹未嘗留心章句今日倍奉旒英髦不免亦
陳愚懇遂乃引紙援毫頃刻而就云平生弓劍自相隨剛被即
官遣作詩江南花柳從君詠詠塞北烟塵我自知四座覽見必

之驚嘆無已咸云忠烈詞彩雖曹景宗賀若弼無以加也

曹景宗宗於御座

探韻賦詩云去時兒女悲歸來宛然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宋帝覽之稱賞無已又隋將賀若弼贈源雅詩云交河驃騎幕合蒲伏波營莫使麒麟上無我二人情名

時文人張祐亦預此筵監軍謂之曰觀茲盛事豈得無言祐即席為
詩以獻云古來英傑動寰宇武德文經未有餘王氏狂天勳
業存外李陵章句右軍書王公覽之嘆曰褒飾之詞可謂無所
愛惜左右或曰言書生之徒務為諂佞王公叱之曰有人道我惡汝
輩又肯否張秀才海內知名篇什豈易得天下人間且以為王智樂
善矣留駐數月贈行以絹千匹其後移鎮蒲津子晏平伏節靈武
四遠多士翕然歸向風烈遺芳迄于今日

道流相夏侯醜公

張侍郎為河陽烏司徒從事同幕比嘗至有道士殷霞來自青城
山有知人之鑒烏公問以年壽官祿九霞曰司徒貴極滿服所望者
秉持鈞軸建茅土惟在保守動庸苞貯仁義享福隆厚殊
不可涯既而遍問賓僚九霞曰其問必有台輔特烏公器
重裴副使應聲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目前人事
言之當如尊旨以某所觀即不在此時夏侯相國為館驛巡官形
質低悴烏因戲曰裴副使不作宰相莫是夏侯巡官否對曰司
徒所言是矣烏公撫掌而笑曰尊師莫錯否九霞曰其山野之
人早修直道無意於名官金玉蓋以所見任直而道耳烏公曰如此
則非其所知也然其次貴達者為誰曰張友使雖不居廊廟獲

清途亦至榮顯既出遂造張侍郎所居從容謂曰友使神骨清爽
氣韻高邈若以緩冕累身至三台二十居於世俗倘能罷脫警
俗相逐學道三十年內白日昇天某之此行非有虛慮實欲尋
脩真之士耳然閱人甚多無如友使者張以其言意浮闊但雅
之然已將去復來情甚懇至審知張意不迴頗甚嗟惜因留
藥數粒并黃紙書一緘而別去云藥數粒服之可以無疾書紀官
途所得每一遷轉密自啓之書窮之辰當復相憶其後誰公顯赫
令名再居鼎鉉張果前踐朝列出入臺省佩服朱紫察庶數
州書載之言靡不詳悉年及三紀時為戶部侍郎書之所存蓋亦
無幾雖名位通顯而齒髮衰退每言道流之事話於親友追想

其風莫能及矣

華山龍移湫

咸通九年春華陰縣南十里餘一夕風雷暴作有龍移湫自遠而至先是崖壠高亘無貯水之所此夕迴從數大小山從東西直亘南北峯巒草樹一無所傷碧波迴塘湛若琉璃京洛行旅無不枉道而觀有好事者自輦轂蒲津相率而至車馬不絕逮於累月京城南靈應臺有三娘子湫與崖相近水波澄明莫測深淺每秋風摧落未嘗有草木飄泛其上或觀片葉纖莖必有飛鳥啣而去之祈禱多致花鈿珠黛及綺羅之類啓祝投之欸然而沒乾符初有朝士數人同遊終南山及遂湫所因語靈應之事其間有不信者試以木石投之俄有巨魚躍出波心鱗甲如雪忽有風雨冥晦車馬幾為暴水所漂邇後人愈敬之莫有所犯也者

田膨即偷玉枕

文宗皇帝常持白玉枕德宗朝承闈國所獻追琢奇巧蓋希代之寶置於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然而禁衛清密非恩澤嬪御莫能至者玆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入之為盜者當在禁掖苟求之求不獲且虞他變一枕誠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列自茲無用矣內官惶慄謝罪請以浹旬求捕大縣金帛購求畧無尋究之所所聖旨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

閻巷靡不搜捕有龍武二番將軍王敬弘常蓄小僕年甫八九神
毅俊利使之無往不屆敬弘曾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
侍兒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手
者彈之鐘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
敬弘曰禁鐘纔動軍門已鑠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而就
飲數巡小僕以繡褱囊將琵琶而至座客歡笑曰樂器本相隨
所難者惜其妙手南軍去左在廣迴復三十里入夜且無行伍既
而倏忽往來驚弘敬驚異如失時又搜捕嚴緊意以竊盜疑之宴
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曰使汝累年不知擒捷如此我聞世
有俠客汝莫是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爾因言父母俱在蜀中

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以報恩偷枕者已知姓名
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如此即事非等閒因茲令活活者不少
未知賊在何可報司存掩獲否小僕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鄽軍
伍行不恒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伺便折其足雖千萬騎亦將奔走
自茲再宿侯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某觀此事仍須秘
密是時決旬無兩向曉埃塵頗甚車馬踐踏人不相見膨郎與
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繫擊之欵然已折左足仰
而觀之曰我偷枕来不怕他人惟懼於爾既而相值豈復多言於是
昇至左軍一疑而伏上喜於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膨郎臥軒詰問且
陳常在宮禁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非常竊盜內外因繫數百

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膨即已告敬弘歸蜀於是尋之不可但賞敬弘而已

洛中大水

咸通四年秋洛中大水苑囿蘆舍靡不淹沒厥後香山寺僧云其日將暮見暴水自龍門川北下有如決江海鼓怒之間殷若雷震有二黑牛出於水上掉尾躍空而進衆僧與居人憑高望之謂城中悉為魚矣俄見定鼎長夏二門陰曠忽開亦有青牛奮躍而出相去約有百步黑牛奔走而迴向之怒浪驚瀾翕然遂低數丈是夕漂溺猶甚京邑遂至蕭條十餘年間尚未完葺先是皇城守閤者白晝聞五鳳樓中有人歌云天津橋畔火光起魏王堤上看洪水時鄭相國涯晉守洛師聞之以為妖妄經月餘從事宴罷夜歸執燭者有火燼遺落騎從纔過烟焰已高救之不及遂燒其半及潦將興穀洛先漲魏王與月波二堤俱壞乃明閤者之言

李朱崖知白令公

白書中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李朱崖相國器之許於縉紳間多所建延譽然而資用不充無以祗奉僚友一旦相國遺錢十萬俾為酒肴之備約省閤名士數人克日同過其第時秋暮陰沉涉旬霖瀝瀝賀拔基員外求官未遂將欲出京薄遊與白公同年登第高駘駒就門告別閤者以方候朝客乃從適對之賀拔基遂駐車留書備述羈遊之意白覽書嘆曰

丈夫處世窮達當有時命苟不才以僥倖取容未足為發身之道豈家蓄美饜止戲當路豪貴曩時登第貧交今日閉關不接縱使便無榮顯又安得不愧於懷遠令僕者命質接恭回遂以盃盤同費俄而所約朝賢聯騎而至聞者具陳賀接恭從容無不惋愕而去翌日於私第謁相見相國詢朝士來者為誰白公對以賓客未至適有同年出京訪別憫其龍鍾委困不忍弃之留飲數杯遂闕祇接既負吹噓之際甘從謫斥之罪相國稱賞踰時云此事真古人道之由茲貴達所以激勸澆薄不旬月自使下評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庫部郎中入為翰林學士未逾三載便秉鈞衡其後榘鎮以潘維再居廊廟蹈義懷仁而始終一致流芳傳

素士林美之大中初邊鄙不寧吐蕃尤甚恣其倔強宣宗欲致討伐遂於延英殿先問幸臣公首奏興師請為統帥沿邊諸鎮兵士數萬鼓行而前大戎列陣平川以生騎數千伏藏山谷既而得於謀者遂設奇兵待之有著中省帥衣緋葦裘繫寶粒裝帶所乘白馬駑異無比鋒鏑未交揚鞭出於陣面者數四召軍聞將曰公誠兵士無得應之俄而駐軍指揮曰我師百餘步而立有潞州小將驍勇善射請快馬彎弧而出連發兩矢皆中其項躍馬而前抽短劍踏於鞍上以手扶挾如聞敵之壯蕃將士卒但呼譟助之於是脫緋裘解金帶奪馬而還師旅無不奮勇既大戰沙漠虜陣瓦解土崩乘勝追奔幾及黑山之下所獲馳馬輜重不可甚計束手而

而降三四人先是河湟閬郡界內在匈奴自此悉為內地宣皇初
覽捷書云我知敵中必殄兇醜白公凱旋與同列宰相進詩云
一召皇城四海頌醜戎無束教身還戍樓吹笛人休戰牧野
嘶風馬遽閑河水九盤收數曲隴山千里鏖諸關西邊北塞今無
事為報東南夷與蠻馬相植詩曰舜德克仁化大戎許堤河龍疑皇風
指揮貔武皆神算開拓乾坤定聖功四帥有征無汗馬也閩雖成已殺
事天留此事選英主不在他年在中魏相扶詩蕭關新復漢山川古戍秦原象緯
鮮戎虜乞降歸魏化皇威漸補懾腥膻穹廬遠戍煙塵滅神武光揚竹帛傳
左社盡知歌帝澤後茲不更傳三唐崔相鉉詩云邊陲萬里信恩波宇宙群芳
洽凱歌石地壘爭解辯遠方戎壘盡投戈煙塵永息秋戎瑞氣遙清九折河
共偶聖明千載運更觀俗阜與時和

劇談錄卷下

將仕郎崇文館校書郎康駢述

劉相回宅

通義坊利相國宅本文宗朝朔方節度使李進賢白第進賢
起自戎旅而侗儻瑰璋累居藩翰富於財寶雖豪侈奉身推
好賓客有中朝宿德常話在名場日失意邊遊進賢接納甚至其
後京華相遇時亦造其門屬牡丹盛開因以賞花為名及期而往
聽事備陳酒飲饌宴席之間已非尋常舉杯數巡復引衆賓
歸內室宇華麗楹柱皆設錦繡列筵甚廣器用悉是黃金指
前有花數叢復以錦幄妓妾俱服紈綺執絲簧善歌舞舞者至

多客之左右各有女僕雙鬟者二人所須無不必至承接之意常曰
指使者不如芳酒綺肴窮極水陸至於僕乘供給靡不豐盈
自午迄於明晨不覩杯盤狼籍朝士云邇後歷觀豪貴之屬造
席臻此者甚稀厥後進賢從居常與其宅互為他人所有咸通中
劉相國罷北京臣尹復為翰林學士數歲後自承旨入相尚以十千
稅馬及出鎮荆南朝野無不惋惜都城士庶以及長闈之俱為涕泣
後興後化蕭相登庸舉為自代表云正人吞聲而扼腕百姓俛淚哭
於道途是時昇達鄭相國在內庫庭夜草麻制具述其事云安
教畝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是時都下傳寫為之紙貴
持權者觀其起詞大怒鄭公自翰林承旨左遷梧州相國自端溪

竄於日南謫居四年方獲清雪以祕書監召還未久復持鈞軸或將甲
第為獻竟無所受復於此宅寓居連字不加修飾清風儉德充塞
寰區

君子曰仁義之感物也大哉劉公之帝道欽明欲能人盡舉四海之內
翕然嚮風雖謫居累年再昇鼎鼐奸邪之口不能掩其善黷
之域不能陷其身振舉一時流芳千載豈不偉歟其有冒官爵
叨貨賄怙寵專權身存名滅者一何繆哉

李相國宅

朱崖李相國德裕宅在安邑坊東南隅桑道茂謂為玉枕舍字不
甚宏侈而制度奇巧其間恠石古松儼若圖畫在文宗武

宗朝方秉化權威勢與恩澤無比每好搜括殊異朝野歸附者
多求寶玩獻之嘗因暇日休澣遊同列宰相及朝士宴語時畏景
赫儀咸有鬱蒸之病軒蓋候門已及停午搢紳名士交扇不暇將期
憇息於清涼之所既而延於小齋不甚高敞四壁施設皆古書名畫
俱有炎燥之慮及別列坐開樽煩囂暑都盡良久覺清飈爽風
風凜若高秋備設酒肴及昏而罷出戶則火雲烈日燭然焦灼有好
事者求親信問之云此日唯以金盆貯水清白龍皮置於座末

羅僧得自海中云海旁有居者得之於澳尾其初以為鱗介之屬有老人見而識之僧知相國好奇因以金錦贖之而獻又煖金盡帝許置寶比日布代之寶及南遷悉為惡溪沉溺使崑崙浚水求之在鰐魚穴小能取平泉莊去洛城三十里卉木臺榭若造仙府有虛檻前引泉水索迴穿鑿像巴峽洞連十二峯九派迄于海門皆隱隱見雲

霞龍鳳草樹之形有巨魚肋骨一條長丈五尺其上刻云會昌六年海
州送到在東南隅即徵士韋楚老拾遺別墅楚老風韻高致雅
好山水相國居廊廟日以白衣擢昇諫署後歸平泉造門
訪之楚老避于山谷相國題詩云昔日徵黃召余慙在鳳池今
來招隱士恨不見瓊枝又新昌北街牛相國宅即玄宗朝特作
監康誓齋第桑道茂謂之人金杯俱出良相者也

慈恩寺牡丹

京國花卉之晨尤以牡丹為上至於佛宇道觀遊覽者罕不經歷
慈恩浴室院有花兩叢每開及五六百朵繁艷芬馥近少倫比有
僧恩振常話會云昌中朝士教人尋芳遍詣僧室時東廊院

有白花可愛相與傾酒而坐因云牡丹盛蓋亦奇矣然世之所玩者但殘紅深紫而已竟未識紅之深者院主老僧微笑且安得無但諸賢之未見爾於是從而詰之經宿不去云上人向來之言當是曾所親必希相引寓目春遊之願足矣但僧云昔於他處一逢蓋非輦轂所見及但求之不已僧方露言曰衆君子好尚如此貧道又安得藏之今欲同看此花但未知不泄於人否朝士作禮為誓云終身不復言之僧乃自開一房其間施設幡像有板壁遮以舊幕不啓開而入至院有小堂兩間頗甚華潔軒庶欄檻皆是栢材有殷紅牡丹一窠娉娉幾及千朵初旭纔照露華半暝濃姿半闌炫耀心目朝士驚賞留戀及暮而歸去僧日予保惜哉培近二十年矣無端出語使人見之從今自己往未知何耳信宿有權要子弟與親友數人同來入寺至有花僧院從容良久引僧到曲江閑步將出門令小僕寄安茶飯爰裹以黃帕於曲江岸籍草而坐忽有弟奔走而來云有數十人入院掘花禁之不止僧俛首無言唯自吁嘆坐中但相眇而嘆旣然却歸至寺門見尖畚盛花昇而去取花者徐謂僧曰竊知貴院舊有花名宅中咸欲一看不敢預言相告蓋恐難於見捨適所寄籠子中有金三十兩蜀茶二斤以為酬謝

管萬敵遇壯士

會昌中左軍壯士管萬敵富有膂力扛鼎扶輶衆所推伏一日與儕

輩會于東市酒肆忽有麻衣張蓋者直入其座引觥而飲傍若無人萬敵振腕贖目略無所憚同席恃勇之輩共為推挽竟不微動而觀者漸衆乃言曰某與管供俸較力以定強弱先請供奉拳某三拳後乞搭供奉一搭遂袒膊抱樓柱而三萬敵怒其輕已欲令殞于手下盡力拳之如扣木石觀者咸見樓柱與屋于俱震其人略不微動既而咲曰到某搭其奉矣於是奮臂而起掌大如箕高及丈餘屹屹而下前後有力之輩方甚恐慄知非常人衆擁萬敵謝而去之俄失所在萬敵寢瘵月餘力遂消滅

張季弘逢惡新婦

咸通中有左軍張季弘勇而多力常兩中經勝業坊遇沉淖深隘有

材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季弘怒之因捉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觀者無不驚駭後供奉襄州暮泊高山逆旅逆旅有姬謂其子曰惡人將歸矣速令備辦茶飯勿令誼噪既而愁憤吁嘆咸有所懼季弘問之媪曰有新婦悖惡制之不可季弘曰向來見媪憂恐有何事若是新婦豈不能共語媪答未知仔細新婦壯勇無敵衆皆畏懼遂至於此季弘笑曰其他則非某所知若言壯勇當與為主除之毋與子遽叩頭曰若此則女子無患矣雖然窮闕當為烹贈頃之鄰伍鄉社悉來觀視日暮婦人荷束薪而歸狀貌亦無他異逆旅後固盤石季弘坐其上置驪鞭於側召而謂之曰汝是新婦我在長安城即聞汝倚有氣力不伏承事阿家豈敢此如新

婦拜季弘曰乞押衙不草：容新婦分雪新婦不敢不承事呵家是
人憎嫌新婦其媼在旁謂曰汝勿向客前妄有詞理新婦因言曰
只是某年月日如此事豈是新婦不是每言事引手於季弘所
坐石上以中畫之随手作痕深可數寸季弘汗落神駭但言道不
錯闔扉假寐伺晨而發及迴問新婦已他適矣

玉葉院真人降

上都安業坊唐昌現舊有玉葉花甚繁每發若瑤林瓊樹元和中春
物方盛車馬尋駝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
馬戔鬢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約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二女
僕僕者皆非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

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觀之者以為出自官掖莫敢逼而視之佇立良
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持乘馬迴謂黃冠者曰曩者玉峯之約
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煙非鶴淚景物輝煥舉轡百步有
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遊餘香
不散者經月餘日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白醉吟俱有
聞玉葉院真人降嚴給事詩曰味道齋心禱至神魂消眼冷未
逢真不知滿樹瓊瑤葉笑對藏花洞裡人又云羽車潛下玉龜山
塵界無由覩薜蘿唯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鬟元相國詩
云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嚴
郎卜得真劉賓客詩云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院引七香車攀

技筭雪時顧驚恠人間日易斜又云雪三稜瓊絲滿院春羽衣輕步
不生塵君王簾下徒相問長記吹簫別有人白醉吟詩云羸女偷
乘鸞去時潛中潛歌弄瓊技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即可得知
宰相布施

乾符中有宰相自中書還第使人以布囊盛錢數千沿路
以施丐者於是貧乏相率羅列路隅初分既微漸不能
普台鉉行李復威儀時有朝士投牋諫之其畧曰方今兵寇
互興民力凋弊望王所明公弼成大化彌綸紀綱舉賢任能
以光庶事俾萬物各得其理百姓日用不知損不急急之官杜
私門之請如此則形清俗富天下自無窮人不宜專政廟堂方行小惠昔

謂不知為政不如以

書馮怒俄而巢寇

崔道密樞食井魚

中書舍人韋顏子婿崔道樞舉進士乾符二年春下第歸寧漢
所居因井深得鯉魚一頭可長五尺鱗鬣金色日光射人所視異
於常魚令僕投于江水道樞與表兄韋氏密備鼎俎烹而食之經
信宿常得疾暴卒有碧衣人引至府舍扉宇頗甚嚴肅既門見
廳事有女人戴金翠冠着紫繡裘據案而坐左右侍者皆黃衫
巾擲如宮中之飾有一人吏從執簿領而出及軒陛間付襲青衣
着於繡衣案上更引常生東廡曹署理詰敘魚之狀韋引過道

樞云非某之罪吏曰此兩龍也若潛伏於江海湫涓雖人所食即無從而辨矣但昨者得之於井中崔氏與君又非愚昧敬而敬之俱難獲免然君且却還試與崔廣為佛道功德庶幾消滅其過自茲浹旬當復相召韋忽然而寤寤具以此說話於春屬命道樞具述其事道樞不信雖懷憂迫亦未深信總經及旬餘韋生果歿韋乃道樞姑之子也數日後寄夢於母云以殺魚獲罪所至之地即水府非久當受重譴可及急脩黃錄道齋尚異得寬刑辟表兄之過亦成矣今夕當自知其事韋母泣告道樞及暝昏然而寢復見碧衣人引至公署俱是韋之所述俄有吏執黑紙丹書文字三道樞於屏側疾趨而入見繡衣揮筆而書訖吏

接之而出令道樞覽之其初云某登四品年七十二其後有判詞云崔道樞所害兩龍事聞天府原之不可按罪急追所有官爵並皆削除年壽亦減半時道樞三十五矣夜分而寤恍想悲涕莫知所為時節在冬季其母方為脩崇福力絕及春首抱疾數日而終時崔之妻孥咸在京師索微備述其事

道樞所至何所也

舊傳夔州及牛渚磯皆是水府未詳

洛中豪士

乾符中洛中有豪貴子弟承籍動葭物用優足恣陳錦衣玉食不以充誣為戒飲饌華鮮極口腹之欲有李史君出牧罷歸居止亦在東洛深感其家思舊欲召諸君子從容有敬愛寺僧聖剛者

常所來往李因以其宴為說僧曰其與之門徒久矣每見其飲食窮極水陸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此乃驕逸成性史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求象白狸唇恐不可致止於精潔脩辦小筵未為難事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孥親為調鼎備陳綺席雕盤選日為請弟兄列坐務特儼若冰玉者羞每至曾不下筯主人揖之再三唯諾果實而已及至水餐俱致一匙於品相躬良久咸若殮荼食藥李莫究其由以失能為謝明日復覩聖剛備述諸子情貌僧曰某前所說豈謬哉而因造其門以問之曰李史君特備一筵庖膳間可為豐潔何不略領其意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其法僧曰他物縱可食炭炊之飯又豈何事復曰

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飯先燒令熟謂之煉火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煙氣李史君宅炭不經煉是以難於食啗僧撫掌大笑曰此非貧道所知也及大寇先陷溼洛財產剽掠俱盡昆仲數人與聖剛同時竄避潛伏山草不食者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以脫粟為餐而賣表僧囊中有錢數文買於土杯同食腹枵既甚梁肉之美不如僧笑而謂曰此非煉炭所炊不知可與諸郎君喫否但低首慙覲無復詞對

古人云膏粱之性難正其此之謂乎是以聖人量腹而食賢者戒於奢逸宋武帝幸武帳堂將勅注諸子弟勿食至會所賜饌日旰而食不至咸有飢色帝謂曰爾曹少長驕貴不

見百姓艱難今使爾等誠有飢苦知以節儉期物前聖用心
同肯哉

鳳翔府舉兵討賊

巢寇攻陷宮闕近京藩鎮悉無立備

初王仙芝敗黃冠引餘黨南走交廣朝廷以高駘令公統帥諸道兵師於

江湖之極要路議者以為高令公要世名將可以坐制兇巢及賊徒擁眾北來浮舟逐逼惟
旬於天長縣廣布營寨駐泊高令公既不出軍但閉關自保而已賊鋒因此彌銳長驅遂涉
淮此時亦相公領青州親鋒戮狗眾亦不報退卷節適征武於賊中踰屋首藩屏既
無捍禦廟堂復失機謀盜徧九圍乃未知覺豈不異哉

時李相公鎮蒲津鄭相公鎮岐下既聞車馬播遷俱有勤王之志鄭相
公率賓僚將校共巡城壘雉堞池隍悉皆毀塞計其倚築之功萬旅
月餘未竟而賊鋒方盛立虞奔軼明晨復召從事大將坐於內廳
詢以謀計咸以巨盜方熾未可支吾衆義且欲從權候兵集乃圖

收復相國曰諸君勸某臣賊乎於是欬然而倒左右扶之不及為地蹙
所傷面首皆破泊日午達於明旦口喑尚未能語是時關輔征鎮咸
已歸疑唯鳳翔信耗不通賊議興師致討有奔來者具述其事於
是監軍與僚佐代為表章使兩騎馳至京國賊徒覽之大喜
遣王懷順將百餘人厚賈綵繒金玉以申慰勞之意既不聞筮以
待懷順宴席施設俾於曩日列坐行觴將陳飲饌樂工絃合管絃久
武軍及及聲妓一時慟哭監軍從事雪涕而止之良久方定懷順與未
者皆駭愕相眙就食乃問其由時吏部孫侍郎亦在幕中對曰相
國自鎮此方恩及萬物聽政之暇時命音樂與將吏交歡遽及風
涼所侵今辰不赴茲會衆聞絲竹聲不覺悲泣耳是日合城老

幼咸共悽傷相國國之曰我知億兆人民之心未厭唐德賊勢雖甚竊據宮闈威已當在但夕於是容飛羽檄告於憐道會兵旬朔間郊涇洋隴及汾邊藩鎮俱以銳師來集既而神策守鎮軍士聞風亦至麾下一旦賊中遣千餘人大索糧糗于時烽堠已嚴頑邏殊密雪其霜刃木林羅於百里之甸賊入界大驚馬俱就擒戮有後殿者奔以收狀告亮黨無不奪魄陷京驗驗庶亦思奮勇初有宗中者鳳翔節相公已叛黃五士是眾巢賊聞之殊不介意言我行却幸天下所至無不收剋直至高令公指不敢出軍敵我之相國擬作何計唯趙章玉藩聞之已為奔軼之備俄而蒲關晉絳并汾澤潞及河北三鎮並舉惟帥翕然向相國伏節訓兵接旗誓眾推鋒督戰累剋兗渠道運亨謀終獲戾孽其後請朝庸蜀復秉化權匡國濟時終始一致文經武緯何謝

老君廟畫

古人詩云維岳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相國有焉

東都北邙山有玄元觀南有老君廟臺殿高敞下瞰伊洛神仙泥塑之像有開元中楊惠之所製奇巧精嚴見者增敬壁有

吳道玄畫真聖真容及老子之廟胡經事丹青絕妙古今

無此比杜工部題詩云配極玄都閱憑高禁禦長守祀嚴具祀掌節鎮飛常碧瓦初

史道德付金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木林羅移地軸妙絕動宮墻五聖懸龍衣十官列馮行冕旒俱秀發旌旗盡飛揚敬愛寺復有雉尾病龍莫知畫者誰氏繪

事奇巧皆入神之迹雉尾在東廡觀音院天王部從者緋衣神人抱野雉一隻逼而觀之勢若飛動政平坊安國

觀明皇朝玉真公主所建門樓高九十尺而柱端無拱科殿南有精

思院琢玉為天尊老君之像葉法善四維公遠張果先生並圖
之於壁院南池沼引御渠水注之墨石像蓬萊方丈瀛州三山女冠
多上陽退宮嬪御其東與國學相接咸通中有書生云每清風
朗月即聞山池之內步虛笙磬之聲音盧尚書有詩云夕照
紗牕起暗塵青松遠殿不知春君看白首誦經者半是宮中歌
舞人

白傳乘舟

白尚書為少傅分務洛師情興高逸每有雲勝竟靡不追
遊常以詩酒為娛因著醉吟先生傳以叙盧尚書簡辭有別
墅近枕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群從子姪同遊倚簡眺翫高

洛俄而霰雪微下情興益高因話盧察金陵常記江南烟水每
見居人以葉舟浮之就食菰米鱸魚近來思之如在目前良久
忽有二人衣裳笠履岸而來牽引水鄉蓬艇船頭覆青幕中有
白衣人與衲僧偶坐船後有小竈安桐甑而炊牝角僕烹魚煮茗
泝流過於檻前聞舟中吟嘯方甚盧撫掌驚嘆莫知誰氏使
人從而問之乃曰白傳與僧佛光同自建春門注香山精舍其後
每遇親友無不話之以為高逸之情莫能及此

嚴使史君遇終南山隱者

大中末建州刺史嚴士則本穆宗朝為尚醫曾奉御頗好真道因
午日於終南山採藥迷誤於巖嶂之間不覺遂行數日所賣糗

釋既盡四遠復無居人計其道路去京不啻五六百里然而林岫深
僻風景明麗忽有茅屋數間出於松竹之下煙蘿四合絕通小徑
士則連扣其門良久竟無出者窺其籬之內有人於石榻偃臥者
書推戶直造其前方乃攝衣而起士則拜曰能自陳行止因遣坐於
盤石之上亦向京華近事復詢天子嗣位年云自安史犯關居此
迄于今日士則具陳奔馳涉歷自糧已絕迫於枵腹請以食饌救之隱
者曰自居山谷且無烟爨有一物可以療之念君遠來相遺自起於
梁棟之間脫紙囊開啓其中有百餘粒如蠶豆之狀俾於菓室取
錫拾薪汲泉而煮良久盛有香氣視之已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極
取錫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啗其半已極豐飢後曰汝得至此當有宿分

自滋三十年不飢渴俗情慮將淡泊也他時位至伯方當取羅浮相近
倘能脫去粉華一魚獲長生之道辭家日久可以還矣士則將欲
告歸因迷失道日勿憂去此二三里與採薪人相值可以隨之而至
國門不遠既出於山乘有採薪者在路側或問隱者姓名竟無所對
纔經信宿已及樊川村野既還輦轂不喜更嘗滋味日覺氣壯神
精有駭鷹馭鶴之意衣褐杖藜多止巖岫居守虛僕射鮑味玄
黠思覩異人有道流述其事延之至於門下及聞方伯之說因以
處士奏官自梓州別駕作牧建溪時年已九十到郡纔經周歲
解印而歸羅浮及韋相公宙出鎮廣南使人訪之猶在山谷一
大中十四年之任建安路由江浙時蕭相國觀風浙右於桂樓宿宴

召之唯飲酒數杯他皆無食也

韋顓鼻鳴

大中年韋顓舉進士詞學優贍而貧寒滋甚歲暮飢寒無以自給有韋光者待以宗黨後名啟輟居所外舍館之放榜之夕風雪凝注報光成名者絡繹而至顓畧無登第之耗光延之於堂際小閣備設肴饌慰安之見光婢妾羅列衣裝僕者排比鞍馬顓夜分歸于所止擁爐而坐愁嘆無已候光成名將修賀禮寢榻迫于壞牖以橫竹掛席蔽之簷際忽有鳴鼻頃之集于竹上顓神魄驚駭扶策出戶逐之飛起復還久而方去謂僕者曰我失意亦無所恨妖禽作怪如此無恐橫口惟災患而某鼓息鳴鼻

到顓已登第光衣服車馬悉皆遺焉世以鵬至鼻鳴不祥之兆近觀教事亦不然乎

昔鄧艾鼻鳴牙旗乃軍勝之兆

張率更聞於道樹亦授官祥以此推之未必皆為不祥者

命相日兩電

崔沆言
盧琢

乾符六年夏五月巢寇自廣陵將及襄漢朝廷以王鐸今公為南面都統崔相國盧相國同日策拜宣麻之際殿連霧氣四塞及政事堂立班賀有電大如雞卵五月廿三日識者以為鈞軸不祥之兆明年大寇攻陷京師二相俱及于難其天意乎非人事也

李生見神物遺酒

咸通中有中年尉李得寓居圃田別墅稟性剛戾不以神鬼為

意每見人啣杯酌酒無不怒而止之一旦暴得風眩方臥簷下魚之下忽有田父立於榻前云隣伍間欲求省疾見數人形貌魁劣服飾或青或紫後有佞僕提酒兩壺相与立階而上左右妻孥悉無所覩謂潯曰爾常日負氣忽於我曹至於醪醴之必間為他人愛惜醇酎數斗衆欲遺君一醉俄以巨盆為酌逼飲兩壺俱盡床第衾裯皆足餘漑將出謂潯曰何以當時惜酒自茲百骸昏悴如病宿醒寢瘵輟然數月方愈馮給事為鄭州刺史親召李生而說之

說方士

武宗皇帝好神仙異術海內道流方士多至輦下趙歸真探玉願玄機善制鉛汞氣貌清爽見者無不諫敬請於禁中築望仙臺

高百尺以為鸞馱鶴馭可指期而降常云飛鍊中須生銀召使於樂平採取既而大役工徒所出者皆御石壙非真治乃無從而得歸真齋醮數朝寫御書置於巖穴間俄有老人策杖而至曰山川藏寶比皆蓋因有道而出况明主以修真念是何感應不臻尊師無復懷憂明日當從所請語罷而去莫知其所之是夕有聲雷山礪豁開數丈銀液全然而湧出與入用之數相符禁中修鍊至多外人罕知其術復有金陵人許元長王瓊者善書符幻變近於役使鬼神會昌初召至京國出入京闈武皇謂之曰吾聞先朝明宗儼然於符錄常取羅浮山柑子以資御果萬里往來止于旬日我雖聖德不逮前朝卿之術豈便劣于宗

儼元長謝曰臣之受法未臻玄妙若涉越山海恐誣聖德但
千里之間可一日而上曰東都嘗進石榴時已熟矣卿今日當進
十顆元長奉詔而出及但寢殿始開金盤貯石榴至於御榻前俄
有中使奉進亦以失所之數上聞靈駭變通比日如此類王瓊妙
於化物無所不能方冬以藥栽培杏數枝一夕繁英盡發若葉
穠艷月餘方謝及武皇厭代歸真與瓊俱竄逐領表唯元
長逸去莫知所在昊天觀周尊師乾符中年九十七自言以
童幼間便居洞連山諸父隱堯深得真道有張儒華者襄漢
豪士耽味玄默一旦廣賫財寶訪道於江湖之間至吳門知隱
堯出世修鍊徑往洞連詣之囊橐中所挈金帛傾竭以資香

火隱知其志俾於岸頂坐守藥爐其或風雨晦冥往往有神物來
萃殊形詭狀深可駭人孺華端潔目安竟不微動如此者涉於周歲
隱堯謂之曰爐中鍊藥乃返靈妙也雖非九轉金丹餌之可還魂
返魄曩令子弟數輩守之靡不畏法而罷汝相從未久遂能苦
節如此及鼎開藥成纔成十粒但令竄寶之以囊篋未傳吞餌之
法孺華以去鄉逾年一旦告歸覲省隱堯別謂之曰吾知汝未能久
住自茲復為世網所縈苟慕仙之意不忘勿以囂為為戀付汝之華
每丸可益笑士有疾終者審其未至朽敗雖涉旬能使再活然
事闕陰騭非行道有心之徒不可輕授凡欲此藥救人當焚啓告吾
為助爾孺華歸甚為鄉里所敬父母溝疾而沒之者皆愈居

數歲復詣洞連繫舟於金陵江岸有良賈徐士則者乘巨艘十餘隻亦於浦間同泊有子一人方及壯歲無疾而殞於中夜父母咸以衰老哭泣不食崇朝孺華憫之因以靈砂往救其初服之時未驗再服一粒蹶然而蘇云所至之處城府甚嚴方為吏役拘錄俄有二黃衣人手執丹書文字洞連周尊師令喚廳事間有紫衣者據案而坐於是簪笏而興謂左右曰仙師來召焉可復留乃令放還謂曰汝因此壽命增延當可力行善道士則所將財帛物分其半以答孺華孺華取錢五十萬散施貧乏至洞連與隱堯俱隱

廣謫仙怨詞

台州刺史竇弘餘撰

玄宗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反陷洛陽王師敗績閉門不守車駕幸蜀途次馬嵬驛六軍不發賜貴妃自盡然後駕發行次駱谷上登高下馬謂力士曰吾愴惶出狩長安不辭宗廟此山絕高望見秦川吾今還辭陵廟因下馬望東再拜嗚咽流涕左右皆泣謂力士曰吾取九齡之言不到於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

不諫誅祿山上怒曰卿豈心王夷甫識石勒便殺祿山於是不敢諫矣

因上馬遂索長笛吹數曲曲成潛然流

中書令張九齡每因奏對未嘗不

涕泣矣之時有司旋錄成譜及鑿金駕至城都乃進此譜請曲名上不記之視左右曰何曲有司具以駱谷望長安下馬因索笛吹出對上父良曰吾省矣吾因恩九齡亦別有意可名此曲為謫仙怨其肯屬馬嵬之事願後以記離隔絕有人自西川傳得者無由

知旦呼為劍南神曲其音怨切譜曲莫比大曆中江南人盛為此
曲隨州刺史劉長卿左遷睦州司馬祖筵知之內吹之為曲長卿
遂撰其詞意頗自得蓋亦知本事詞云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
舟解携鳥去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十里萬里明月
前溪後溪獨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淒萋余在童幼亦聞長
老話謫仙之事頗熟而長卿之詞甚是才麗與本事意興不同
餘既備知知聊因暇日輒撰其詞復命樂工唱之用廣不知者
其詞曰胡塵犯闕衝闕人金輅提攜玉顏雲雨此時消散君王何日歸
還傷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萬山獨立天邊初月蛾眉猶在雲
彎駢以為竇貴史君序謫仙怨云劉隨州之詞未知本事及詳
其意但以貴妃為懷蓋明皇登駱谷之時實有思賢之意
竇之所制殊不逮馬駢因更廣其詞蓋欲兩全其事雖
才情淺拙不逮二公而理可觀貽諸識者詞云晴山礙日橫天
綠疊君王馬前塞輅西巡蜀國龍顏東望秦川曲江魂斷
芳草妃子愁凝暮烟長笛此時吹罷何言獨為嬋娟

含元殿

含元殿國初建造鑿龍首岡以為基址彤墀鉅砌高聳餘
尺左右三柶鳳翔鸞二闕龍尾道出於闕前倚闈下瞰前山如在
諸掌殿去五門二里每元朔朝會禁軍與御杖宿於殿庭金
甲葆戈雜以綺繡羅列文武纓珮序立蕃夷酋長仰觀玉

座若在霄漢識者以為自姬漢之代迄于已隋未有如斯之盛
京城自朱此之亂逮乾符中近百年無事君臣和叶四表靖謚文
物之盛籠罩姬漢藩方職貢府無虛月上至士君子下及庶民
皆修飾廉謹以避時譽食祿者守其官耕賈者專其業八紘四
海遂同文軌承平既久稍務奢逸貴族豪家輕視稼穡征
鎮牧守或非其才黠黎與抒軸之嗟郡邑有藿蒲之盜然皇上勞
謙端委無虧聖德政亦使寇犯神州鑿金輅播越况秦漢之伐代
魏普之時主荒臣殘豈不顛覆今則觀淳輝之列啓中興之期
億兆人心復新於唐德矣礼樂刑政得無誠哉

曲江

曲江池本秦世隄洲開元中疏鑿遂為勝境其曲有紫雲樓芙蓉
苑其南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烟水明媚都人遊翫盛於中和
上巳之節綵幄翠幃匝於堤岸鮮車健馬比肩繫轂上巳即
錫宴臣僚京兆府大陳筵席長安萬年兩縣以雄盛相較錦
繡玳玩無所不施百辟會於山亭恩賜太常及教坊聲樂
池中備綵舟數隻唯宰相三使比省官與翰林學士登馬
每歲傾動皇州以為盛觀入夏則菰蒲葱翠柳陰四合碧波紅
蕖湛然可愛好事者賞芳辰翫清景聯騎携觴臺不絕
昇平裴相國廉察宣城朝謝後未離京國時曲江荷花盛
發與省閣名士數人同遊自慈恩寺屏去左右各領小僕步

至紫雲樓下見五六人坐於水際裴公與名士憇於旁有中黃衣飲
酒半酣軒昂頗甚指顧笑語輕脫裴意少稍平揖而問之吾
賢何在何官率爾而對曰喏即不敢新授宣德縣令連問裴
曰押衙所任何職裴公效曰喏即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
狼狽而走同坐亦皆奔散朝士撫掌大笑不數日布於京華
左右於銓司訪之云有廣德縣令請換羅江宰矣宣皇在
宮即聞是說與諸王每為戲談其事及龍飛裴公入秉鈞
軸因書麻制迴謂樞近曰喏即不敢新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貞身

咸通十四年詔自鳳翔迎身真至於禁軍下

貞身相傳云是釋迦文佛中指節骨長一寸八分

淨如王以小金瓶盛之舊於鳳翔建塔又釋氏涅槃經云如來於雙林滅度時於金瓶銀瓶積檀香焚之諸天以金剛分取舍利唯餘白牙悉皆煨燼未詳此骨從何而有

都城士庶奔走雲集自開遠門達於岐川車馬晝夜相屬飲饌盈

溢路衢謂之無得擅施

京城坊曲舊有迎真身社君人長幼旬出一錢自開城之後迄於咸通計其資積無限於是廣為費用時物之價高茶

米載以大事往往至於百兩他物豐盈悉皆稱是

至京日上與諸王親御城樓坊市以繒綵結為

龍鳳象馬之形紙竹作僧佛鬼神之狀幡花幢蓋之屬羅列二

十餘里間之歌舞管絃雜以禁軍兵仗緇徒梵誦之聲沸聒

天地民庶間有嬉笑踴躍者有悲愴涕泣者貞身以寶輦昇之居

於內殿數月俄屬懿皇馱代客使送於鳳翔先是貞身到城每

坊十字街輒壘浮屠供養妖望之輩互陳感應或云夜中震動或

云其放光所求化資財因此獲利者甚眾及宮車晏駕帖然乃定諸坊浮

屠一時毀折

有好事者密詢放光之由云天雲母片窺看遠而望之靡不傾信耳

咸通乾符中興善寺復

有阿闍梨以教法傳授都下翕然宗之所居院金碧華煥器用俱是寶玉語人云焚香結坐每告西方及遷化謚為普照大師信者咸為出涕劉都尉崔給事寓張常侍同與中貴多為弟子出誠之日皆縞素後隨勸朝士持齋受其法者不復思理特務

駢常讀名傳宋文帝時有求那跋摩居金陵抵洹喜文帝謂之曰弟子常願特齋不然迫於以身徇物不獲遂從法師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化之對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已不由人且帝王凡庶所修亦有殊矣若凡庶者身賤名

微德不及遠其教不出閨門其言不行於僕妾若不克己若躬行善持戒將何以困心哉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則人神以和刑清不夭其命役簡不勞其力辨鐘律定號令鐘律辨則風雨調號令時則寒暑節知百姓之飢斯所以就於無飢知百姓之寒斯所以就於無寒如此持齋亦大矣不救則衆矣安在於闕一時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後乃泓濟也文帝撫枕嗟嘆稱善良久乃曰俗人迷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近教者則拘事章句如公者貞所開悟明達可矣言天人知際矣

元相國謁李賀

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為歌篇韓文公深知重於縉紳之間
每加延譽由此聲華籍甚元相國猶年老以明經擢第亦及
篇什常願交結賀一日執贄造門賀覽刺不容遽令僕者
謂曰明經擢第何事來看李賀相國無復致情慙憤而退
其後左拾遺制策登科日當要路及為禮部中郎因議賀祖稱
諱進不合應進士舉亦以輕薄時輩所排遂成輒刺文公惜其才
為著諱辨錄明之然竟不成事自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春
官者千餘人其間有章句有間臺不絕如何植李玖皇甫松
李孺犀梁望毛濤具麻來鵠賈隨以文章著美温廷筠鄭
讀何消周鈴宋耘沈駕周繁以詞賦標名賈島平曾李陶利
得仁喻坦之長喬劇燕許琳陳覺以律詩流傳張維皇甫
川郭鄴刘延暉以古風擅價比日若心文華厄於一第然其
間數公麗藻英詞播於海內其虛薄叨聯名級者又不可
同年而語矣



劇談錄卷下



舊鈔本劇談錄見諸汲古閣秘本書目
所藏無有也津逮本已耳近書估
從開萬樓收得舊書數種內有此冊
亟收之以備儲藏取校毛刻增多序
一篇每卷多官銜一行佳字亦時由
一二其舛訛處可揣而知不碍其為
善本也 嘉嘉慶乙丑十月 堯光翁

續收得明代專刻細字本雖序及題銜已具而佳
字反不及此舊鈔此本未可廢也庚子十月漢山日記

西



